

GONGNONGBING YANCHANG

工农兵演唱



“四人帮”办报

【相声专辑】

四川人民广播电台

9.77

“四人帮”办报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3 字数 53 千

1978年3月第1版 1978年3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10118·106 定价：0.18元

I239.77

14

3

目 录

- 没有开完的会 倪宝林 方 成 (1)
“四人帮”办报 常宝华 胡思升 (17)
除“四害” 大庆油田业余文艺演出队 (28)
“闹而优则仕” 王广兴 王瑞昌 朱 力 (41)
江青碰壁 于连仲 朱光斗 赵德超 (51)
狗头军师张 常宝华 (60)
《老站长》 马 季 (70)
百花迎春 (相声小段) 常贵田 (85)



A 542362

没有开完的会

侯宝林 方 成

乙 怎么最近老没听你说相声啊？

甲 调动工作啦。

乙 调哪儿去啦？

甲 （指自己身上）你瞧，大庆油田。

乙 在哪个部门啊？钻井？采油？井下？

甲 不在生产部门，在研究部门。

乙 哟，你研究的是地质，还是石油化学？

甲 我研究的是动物学。

乙 啊！动物学？

甲 对，动物学。

乙 动物跟石油有什么关系？

甲 以前我也是这么想。一到大庆才明白，影响石油生产的
还就是动物。

乙 没听说过！石油和动物还有关系？

甲 你知道王洪文派到大庆的那个联络副官——

乙 哟，我知道，他叫归山虎。

甲 那不就是动物吗？

- 乙 嘘，你研究的是归山虎啊？
甲 其实他也不是什么虎。
乙 是什么呀？
甲 猫！
乙 猫？
甲 我们都管他叫喂猫。
乙 怎么叫喂猫呐？
甲 因为他象……耗子。
乙 嘿！还不如猫呐。他叫什么名字？
甲 叫张洪池，张春桥的张。
乙 洪呐？
甲 王洪文的洪。
乙 池呐？
甲 池恒的池。
乙 池恒？
甲 姚文元的小名，叫池恒。
乙 听说他手下有四员干将。
甲 对，四个尾巴。
乙 四个尾巴？都是谁呀？
甲 有长尾巴狼，花尾巴狗，秃尾巴鹰，大尾巴蛆。
乙 全是动物啊！
甲 要不，怎么研究动物学呐。
乙 他们怎么都叫这样的名字？

- 甲 因为他们专干坏事，群众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，给取的名字。
- 乙 嘿，这四个人还各有特点？
- 甲 哟，有。
- 乙 长尾巴狼有什么特点？
- 甲 长尾巴狼啊，狡猾奸诈，心毒手黑，当面装人，背后捣鬼。
- 乙 是个坏家伙。
- 甲 因为他对党对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，所以大家给他取名儿叫长尾巴狼。
- 乙 花尾巴狗有什么特点？
- 甲 哟！这号人本事大啦：阿谀奉承，两面三刀。他会看主人的眼色办事，按照主人的意图发言，见着主人就摆尾儿，仗着主人的势力升官。
- 乙 老在主人面前摇尾巴。
- 甲 对，你知道狗为什么老在主人面前摇尾巴？
- 乙 想讨好啊，想主人赏块骨头吃，所以老摇尾巴。
- 甲 嘿，不仅是这个。它看见主人有权有势，他想把尾巴摇掉了，也去当主人。
- 乙 嘿，想做官，想发财。
- 甲 这号人呐，你给他们钱儿，能把他爹卖喽。
- 乙 人头儿太次啦！
- 甲 还有个秃尾巴鹰。

- 乙 同志，不对啦。鹰啊，都有尾巴，哪儿有秃尾巴鹰啊？
甲 你说的那是一般的鹰，当然都有尾巴。
乙 噢，你说的是特殊的鹰？
甲 对。
乙 没见过。
甲 根据动物学的研究，它可能是鹌鹑孵出来的。
乙 噢，遗传呐！对，鹌鹑没有尾巴。
甲 他的特点是：肚里学问不大，还要做势装腔，随风左右摇摆，整天到处瞎撞。
乙 大尾巴蛆有什么特点？
甲 瞎，那还用问！你越嫌他，他越咕容。
乙 “四人帮”专找这号人。
甲 这帮人，在批林批孔的时候，闹腾的可邪火啦。他们跟“四人帮”上下配合，里外呼应，一块儿折腾，一块儿叫唤，一块儿破坏，一块儿捣乱，一块儿上台，一块儿挨批判。
乙 谁让他们折腾来着？
甲 他们秉承“四人帮”的意旨，妄图砍倒大庆红旗。
乙 大庆红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树立的，是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，他凭什么要砍倒呢？
甲 “四人帮”阴谋篡党夺权，复辟资本主义。他们想借砍倒大庆红旗，打倒周总理，篡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他们诬蔑大庆红旗是黑的——

乙 胡说八道！红旗怎会是黑的？！

甲 还说，大庆标兵是假的，大庆干部是坏的，大庆经验是吹的。

乙 纯粹胡说八道！他们有什么根据？

甲 根据张春桥思想，也就是青洪帮的思想。

乙 哟，青红帮，就是解放前哥老会在家礼的。

甲 我说的是解放后的青洪帮。

乙 解放后的青红帮？

甲 对，就是江——青，王——洪——文，他们这一帮的思想。

乙 有什么特点？

甲 照他们看来，红的是黑的，白的是红的，皇帝也是红的。

乙 怎么叫红的是黑的？

甲 刚才说啦，红旗是黑的。

乙 那是诬蔑！白的是红的呢？

甲 张铁生交了个“白卷”，就成了红人啦——“又红又专”。

乙 黄的怎么是红的呐？

甲 到了共产主义，也有皇帝，还是女皇帝。

乙 她怎么会是红的？

甲 红都女皇嘛。

乙 越听越糊涂！

- 甲 哟，这就是张春桥思想。
- 乙 就靠这个来砍倒大庆红旗啊？
- 甲 他们有一套战略战术。
- 乙 什么战略战术？
- 甲 第一步，是不让人们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硬要人们学习他们送的材料。
- 乙 什么材料？
- 甲 一本叫《党内的儒法斗争》。
- 乙 啊！共产党里边还有儒法斗争？
- 甲 材料上说（江青腔）“批孔，就是法家斗争儒家。自春秋战国以来，儒法斗争一直斗到现在。共产党内的斗争，乃儒法斗争。党内有大儒啊！”
- 乙 嘿，这是江青的屁话。
- 甲 （江青腔）“儒家生产，法家造反。搞生产者，便是儒家。”
- 乙 等等，喂猫这一伙，算什么家呐？
- 甲 当然算法家喽。大庆有这么句话：“淄淄跶跶，自称法家。”指的就是他们。他们自称是“最有造反精神的法家革命派”。
- 乙 法家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，封建社会的地主，怎么成了今天的革命派啦？
- 甲 材料上写的明白：“现在，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：共产党老干部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派，新法家就变成了无产

阶级革命派。”

乙 阶级关系还能随便变的？这是制造混乱！

甲 他们的目的，就是要把人的思想搞乱，趁机篡党夺权。

乙 哦——

甲 还有两后本儿政变法。

乙 证辩法？你说错啦，是辩证法。

甲 没错，政变法，两后本儿嘛！

乙 两厚本儿？

甲 两后本儿，就是吕后和西太后的版本儿。

乙 证辩法呐？

甲 就是吕后和西太后搞政变的方法。

乙 啊，搞政变，这跟批林批孔挨得着吗？！

甲 送了材料，就布置学习：上午别干活，学《党内的斗争》，下午别干活，学习两后本儿政变法。

乙 那什么时候干活儿呐？

甲 晚上啊——

乙 晚上干活？

甲 学习五十四号文件。

乙 五十四号文件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

甲 一共五十四张，分四个部分，每部分十三张。

乙 这才五十二章呐。

甲 还有大小鬼呐。

乙 打扑克呀！

- 甲 这是他们的战略战术第一步。
- 乙 哦，把时间都占上，不让人干活儿。
- 甲 第二步是贴大字报，撒传单，开会煽动停工，宣传张春桥思想。
- 乙 嘿，闹腾的真不善呐。
- 甲 什么不善呐，就开了一个会，还没开完，就散啦。
- 乙 怎么开的会？
- 甲 他们事先有准备，有组织，有布置，有分工。
- 乙 怎么分工？
- 甲 喂猫坐镇，长尾巴狼主持开会，秃尾巴鹰打头嗡嗡，花尾巴狗主要发言，大尾巴蛆到处咕容。
- 乙 怎么到处咕容？
- 甲 这边有人撒嘴，打旁边瞧瞧；那边有人议论，打后边听听，全记在他那个小本儿上啦。
- 乙 嘿，这都是打小报告的材料。
- 甲 长尾巴狼宣布开会，秃尾巴鹰头一个儿发言：“哎，我说两句。诸位哥儿们，革命可又来啦！现在，你们还干活儿，这是不对的，是错误的，是，是不革命的。我们现在闹革命啦。活儿，就得停下来！”
- 乙 工人不干活，算什么工人？！
- 甲 “对呀——啊，不对！不为错误路线生产，是我们首长说的，你们就得听！你们还干活，就是拿生产压革命！我们首长说啦，这是有理论根据的：革命搞好啦，生产

就，就——自然而然——上去啦！”

乙 什么？

甲 “反过来说，生产搞好啦，革命就——自然而然下去啦！”

乙 越听越糊涂啦！

甲 哟，这就是张春桥思想。

乙 啊！

甲 “大庆的‘三老四严’就有问题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乙 “三老”有什么问题！干革命工作嘛，就要当老实人，说老实话，办老实事。

甲 “这就不对啦！说明你学习不好。我们首长最不喜欢老的。他说，‘越老越保，越老越修’”。

乙 啊！

甲 “他说，一个老的都不要。你弄三个老的，那咋行呐！”

乙 什么乱七八糟的！这两个老字儿是一回事吗！

甲 “你必须照我这样理解，才能领会我们首长的精神。”

乙 没法儿领会！

甲 “看来，我们送的材料你们没学习，所以你们体会不深。看来，理论问题还是请我们的理论家给你们讲讲。”

乙 他们的理论家是谁呀？

甲 花尾巴狗。这时候花尾巴狗站起来啦：“刚才有人说，这老，是讲老实。对。但是，老实是有阶级性的。”

乙 啥？

- 甲 “你对生产老实，这就不对。我们讲的老实，是对我们首长要绝对老实，要绝对听话，这才是革命的。否则，就是反革命的！”
- 乙 这又是哪儿的屁话！
- 甲 “这是真正的张春桥思想。”
- 乙 怪不得这么臭！
- 甲 “‘四严’问题更大啦！”
- 乙 对待革命工作，就是要有严格的要求，严密的组织，严肃的态度，严明的纪律。
- 甲 “你们光搞生产，就是不讲革命。”
- 乙 我们是抓革命，促生产！
- 甲 “你们的严，是严在阀门上。你们知道吗，那个苏修，卫星上了天，红旗就落了地。照这个规律，你们阀门严啦，革命就松啦！”
- 乙 这叫什么规律？！
- 甲 “阀门松啦，革命才严，才能抓得紧！”
- 乙 阀门要松啦，到处漏油，油井要着火的！
- 甲 “革命搞好了，火……火就自然而然的——灭啦。”
- 乙 什么？
- 甲 “生产也就自然而然——上去啦！”
- 乙 这也是张春桥思想？
- 甲 “唔，大有提高。你把这些材料学好了，你也就自然而然上去啦。”

乙 你甭拉我，不去！

甲 “我再给你讲讲‘四个一样’的问题，你就容易懂啦。”

乙 你甭讲，我早就懂。大庆人对待革命工作认真负责，黑夜和白天一个样，坏天气和好天气一个样，领导不在场和领导在场一个样，没有人检查和有人检查一个样。这有什么问题？！

甲 “白天黑夜都干活？”

乙 唔。

甲 “好天气坏天气都干活？”

乙 就得这样！

甲 “领导不在场你也干活？”

乙 我们干活不是给领导看的。

甲 “没人检查你还干活？”

乙 我们大庆人就是这样，认真负责！

甲 “你们就知道干活，这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，典型的修正主义！”

乙 干活就叫修正主义啊？

甲 “对。我们首长说：大干大修，小干小修，不干不修——”

乙 那我们干吗呀？

甲 “坐在家里防修。”

乙 不让我们干活，不行！革命是干出来的，不是拿嘴白话出来的！

甲 “这话就不对啦。我们四位首长，哪一位也不是干出来

的。”

乙 (对观众) 他们多半是打狗洞爬出来的!

甲 “你们的四个一样是不对的，是错误的。我创造了革命的四个一样，来代替大庆的四个一样。”

乙 (对观众) 哟，他还有个创造，(对甲) 你说说，什么内容?

甲 “上班和不上班一个样。”

乙 你这是无政府主义!

甲 “干活和不干活一个样。”

乙 那是怠工!

甲 “干好了和干坏了一个样。”

乙 你们是拆台!

甲 “公家的和自个儿的一个样。”

乙 那不就大家随便拿啦?

甲 “我们也不是随便拿，我们是以厂为家。”

乙 你还以厂为家?

甲 “我认为，党是我的妈，厂是我的家。没钱跟妈要，缺啥打家拿。”

乙 还是随便拿呀!

甲 “大井架我们就不拿。”

乙 你得拿得动啊!

甲 “还有那个岗位责任制，完全是对工人的管、卡、压。我们是解放工人的嘛，就要砸烂一切规章，要火烧一切

制度。我们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企业——”

乙 什么企业没有规章制度也不行。火车要没有规章制度，那老得晚点。

甲 “我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，不要修正主义的正点。”

乙 都晚点，交通运输就搞乱喽！

甲 “我宁要社会主义的乱喽，不要修正主义的不乱喽。”

乙 要都乱喽，那就出漏子啦！

甲 “我宁要社会主义的漏子，不要修正主义的不漏子。”

乙 越说越不是人话啦。

甲 “我宁要——”

乙 （推甲）行，行，行，你别宁要啦。

甲 “我们还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学校。”

乙 那你也要创造四个一样啊！

甲 “我正在想——”

乙 你甭想啦，我替你说了吧：“上学和不上学一个样，读书和打架一个样，砸玻璃和抠老师一个样，毕业和文盲一个样！”

甲 “差不多。我们还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农村，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——社会。”

乙 啊，连社会主义制度也不要啦？

甲 “我们首长说，革命搞好了，别的就自然而然的没啦！”

乙 你这套胡说八道，在大庆就行不通！

甲 “啊！大庆党委就有问题！打会战开始，就执行了一整

套的修正主义路线，什么‘三老四严’，‘四个一样’，‘岗位责任制’，‘大干社会主义’——这全是错误的！”

乙 你胡说，这些都是我们大庆的革命传统，是大庆的基本经验。

甲 “我们正在批经验主义！”

乙 你甭胡批，经验和经验主义是两回事。我们大庆党委干的好！

甲 “好什么！老是整顿，把我们一个最有造反精神的哥儿们给整啦。”

乙 最有造反精神的？

甲 “我们正准备突击提干，让他们给整掉啦！”

乙 谁呀？

甲 “王——洪——武”

乙 他呀，早就该整掉，他专搞打砸抢。

甲 “我们首长说，那是革命的打砸抢！”

乙 打砸抢还叫革命呐？

甲 “还开大会批判了我们另一个法家哥儿们。”

乙 又是谁呀？

甲 “钱——钱二广”

乙 他呀，盗窃国家财物，搞投机倒把。

甲 “你别拿大帽子压人！”

乙 你说，他偷了没有？

甲 “他不就是弄了几车石油、几根钢管吗。”